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九

宋　建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倉　張　溥　論　正

光武中興

王莽地皇三年　初長沙定王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溼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値莽簒位國除節侯少子外爲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娶湖陽樊重女生三男縯仲秀兄弟早孤養於叔父良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簒漢

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隆準日角性勤稼穡縯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秀姊元爲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宛人李守好星歷讖記爲莽宗卿師嘗語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

因具言讖文事與相約結定謀議通欲以立秋材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號令大衆使軼與秀歸舂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縯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縯自發舂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亡走父守及家屬坐死者六十四

人縯使族人嘉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秀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　十一月劉縯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聚與甄阜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秀單馬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犇前行復見姊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揮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死縯弟仲及宗從死者數十人縯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度潢淳臨沘水

阻兩川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縯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縯卽與秀及李通俱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衆推王常縯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復興卽眞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縯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爲餘將成丹張卬言之丹卬負其衆曰大丈夫旣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其將帥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

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彊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埶尚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彊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

獲其輜重

淮陽王更始元年春正月甲子朔漢兵與下江兵共攻甄阜梁丘賜斬之殺士卒二萬餘人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引兵欲據宛劉縯與戰於淯陽下大破之遂圍宛先是青徐賊衆雖數十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說莽聞之始懼舂陵戴侯曾孫玄在平陵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桀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縯威明

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縯示其議縯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王勢亦足以斬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　二月辛巳朔設壇場於淯水

上沙中立卽皇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改元以族父艮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爲成國上公朱鮪爲大司馬劉縯爲大司徒陳牧爲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由是豪桀失望多不服　三月王鳳與太常偏將軍劉秀等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　王莽聞嚴尤陳茂敗乃遣司空王邑馳傳與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三萬人號百萬餘在道

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夏五月尋邑南出潁川與嚴
尤陳茂合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
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彊
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埶無俱全且宛城
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拔一日之閒諸部亦滅矣今
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
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
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
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
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廷尉大將

軍王常守昆陽夜與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
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
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
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
邑曰吾昔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
衆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蹀血
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
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輣撞城積弩亂發
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
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爲之

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　棘陽守長岑彭與前隊貳嚴說共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縯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　劉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　六月己卯朔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

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
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
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
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
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
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
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埶震呼動天地莽
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
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
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

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士卒犇走各還其郡王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閒徧於天下　劉秀復徇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潁川郡掾馮異監五縣爲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

陰勸更始除之秀謂績曰事欲不善績笑曰常如是耳更始大會諸將取績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更始不敢發績舅樊宏謂績曰建得無有范增之意乎績不應李軼初與績兄弟善後更諂事新貴秀戒績曰此人不可復信績不從績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也更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績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幷執績卽日殺之以族兄光祿勳賜爲大司徒秀聞之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

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縯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慚拜秀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京兆諸縣及城中共起兵殺王莽事見王莽篡漢　王匡拔洛陽生縛莽太師王匡哀章皆斬之　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

皆屬心焉更始北都洛陽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使者至上谷上谷太守扶風耿況迎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見使者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使君建節銜命郡國莫不延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　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爲不可更

始狐疑賜深勸之更始乃以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　以大司徒賜爲丞相令先入關修宗廟宮室　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卽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閒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旣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

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
慮遠圖欲尊王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二科
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旣立而災
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
析形埶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
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
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
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
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
禹皆當其才秀自兄縯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

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飢渴易爲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宋子耿純謁秀於邯鄲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它將同遂自結納 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眞子輿立爲天子移檄州郡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 中屠建李松自長安迎更始遷都二月更始發洛陽初

三輔豪傑假號誅莽者人人皆望封侯申屠建旣斬
王憲又揚言三輔兒大黠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
屯聚建等不能下更始至長安乃下詔大赦非王莽
子他皆除其罪於是三輔悉平時長安唯未央宮被
焚其餘宮室供張倉庫官府皆案堵如故市里不改
於舊更始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
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
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李松與棘陽
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爲高祖約
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諸宗室祉爲定陶王慶爲

燕王歆爲元氏王嘉爲漢中王賜爲宛王信爲汝陰
王然後立王匡爲泚陽王王鳳爲宜城王朱鮪爲膠
東王王常爲鄧王申屠建爲平氏王陳牧爲陰平王
衞尉大將軍張卬爲淮陽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爲
穰王尚書胡殷爲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爲西平王
五威中郎將李軼爲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爲襄
邑王驃騎大將軍宗佻爲潁陰王尹尊爲郾王唯朱
鮪辭不受乃以鮪爲左大司馬宛王賜爲前大司馬
使與李軼等鎮撫關東又使李通鎮荆州王常行南
陽太守事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內

任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
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
帷內與語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
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邪起抵破書案趙
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
斬之自是無敢復言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
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
關內侯軍師將軍李淑上書諫曰陛下定業雖因下
江平林之埶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旣安唯名與
器聖人所重今加非其人望其裨益萬分猶緣木求

魚升山采珠海內望此有以窺度漢祚更始怒囚之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各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　耿况遣其子弇奉奏詣長安弇時年二十一行至宋子會王郎起弇從吏孫倉衞包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遂亡降王郎弇聞大司馬秀在盧奴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王郎移檄購秀十萬戶秀令功曹

令史潁川王霸至市中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慚愧而反秀將南歸耿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故廣陽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秀趣駕而出至南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遂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蔞亭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秀乃自稱邯

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秀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

飯進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卽馳赴之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南陽任光和戎太守信都邳彤不肯從光自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埶驅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

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
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
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
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郡兵弱欲入城
頭子路刀子都軍中任光以爲不可乃發傍縣得精
兵四千人拜任光爲左大將軍信都都尉李忠爲右
大將軍邳彤爲後大將軍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萬
修爲偏將軍皆封列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
使任光李忠萬修將兵以從邳彤將兵居前任光乃
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刀子都兵百

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秀投暮入堂陽界多張騎火彌滿澤中堂陽卽降又擊貰縣降之城頭子路者東平爰曾也寇掠河濟閒有衆二十餘萬力子都有衆六七萬故秀欲依之昌城人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迎秀秀以植爲驍騎將軍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迎秀於育拜純爲前將軍進攻下曲陽降之衆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耿純恐宗家懷異心乃使從弟訢宿歸燒廬舍以絕其反顧之望秀進拔盧奴所過發犇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

郡縣還復響應時眞定王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劉植說楊楊乃降秀因留眞定納楊甥郭氏爲夫人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至鄗擊斬王郎將李惲至柏人復破郎將李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之有衆數十萬校尉南陽賈復見更始政亂乃說嘉曰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爲書薦復及長史南陽陳俊於劉秀復等見秀於柏人秀以復爲破虜將軍俊爲安集掾秀舍中兒犯法軍市

令潁川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貰之以爲刺姧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或說大司馬秀以守柏人不如定鉅鹿秀乃引兵東北拔廣阿秀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　薊中之亂耿弇與劉秀相失北走昌平就其父況因說況擊邯鄲時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

發其兵北州疑惑多欲從之上谷功曹寇恂門下掾
閔業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伯升母
弟尊賢下士可以歸之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
如何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
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遣恂
東約彭寵欲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詣大司馬
秀安樂令吳漢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亦勸寵從秀
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出止外
亭遇一儒生召而食之問以所聞生言大司馬劉公
所過爲郡縣所稱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

郎詐爲秀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會寇恂至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與蓋延王梁將之南攻薊殺王郎大將趙閎寇恂還遂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丹等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卽進至城下城中初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劉秀自登西城樓勒兵問之耿弇拜於城下卽召入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

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
發之何意二郡良爲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
乃以景丹寇恂耿弇蓋延吳漢王梁皆爲偏將軍使
還領其兵加耿況彭寵大將軍封況寵丹延皆爲列
侯吳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沈勇
有智略鄧禹數薦之於秀秀漸親重之更始遣尚書
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至與之合軍東
圍鉅鹿月餘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
城內之更始遣兵攻破信都秀使李忠還行太守事
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秀逆戰於南

綠不利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等大敗秀曰吾聞突
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邪耿純言於秀曰久
守鉅鹿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
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夏四月留將軍鄧
滿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乃使其諫大夫杜
威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
天下不得可況詐子輿者乎威請求萬戶侯秀曰顧
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二十餘日五月甲
辰郎少傅李立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王
霸追斬之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

千章秀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軍馮異也爲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屛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護軍宛人朱祜從容言於秀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秀曰召刺姦收護軍祜乃不敢復言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悉令罷兵與諸軍有功者詣行在所遣苗曾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充爲漁陽太守並北之部蕭王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耿弇入造牀下請閒因

說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何爲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蕭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

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是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欲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爲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苗曾聞之陰敕諸郡不得應調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出迎於路漢卽收曾斬之耿弇到上谷亦收韋順蔡充斬之北州震駭於是悉發其兵秋蕭王擊銅馬於鄡吳漢將突騎來會淸陽士馬甚盛漢悉上兵簿於莫府請所

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王以偏將軍沛國朱浮爲大將軍幽州牧使治薊城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衆在射犬蕭王引兵進擊大破之南徇河內河內太守韓歆降　冬

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釁幷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時朱鮪李軼田立陳僑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幷州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拜馮異爲孟津將軍統魏郡

河内兵於河上以拒洛陽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禹既西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餱糧治器械以供軍軍雖遠征未嘗乏絕

漢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鄧禹至箕關擊破河東都尉進圍安邑　夏四月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爲所敗王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王王僅而得免散兵歸保范陽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沒諸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遂引去

大軍復追至安次連戰破之賊退入漁陽所過虜掠
彊弩將軍陳俊言於王曰賊無輜重宜令輕騎出賊
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
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敕令固
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王謂
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　馮異遺李軼書爲陳禍
福勸令歸附蕭王軼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
不自安乃報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今軼守洛
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惟深
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民軼自通書之後不復

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
河南成皐以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
攻諸畔者異與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軼閉門不救
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報異曰季文多詐人不能
得其要領令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衆皆怪王宣
露軼書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
降者朱鮪聞王北征而河内孤乃遣其將蘇茂賈彊
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
以綴異檄書至河内寇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
發兵會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

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温郡之藩蔽失温則郡不自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犇擊大破之馮異亦度河擊朱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帀而歸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異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因上尊號將軍南陽馬武先進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騖擊之乎王驚曰何將軍出此言可斬也乃引軍還薊復遣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來等斬首萬三千

餘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賊散入遼西遼東爲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眞定復傷創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於薊相見甚驩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閒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絶計窮

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召馮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六月己未王即皇帝位於鄗南改元大赦　秋七月己亥帝使吳漢率建議大將軍朱祜等十一將圍朱鮪於洛陽　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廷尉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爲陳成敗鮪曰大司徒被害時

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不
敢降彭還具言於帝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
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
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
上鮪見其誠卽許降辛卯朱鮪面縛與岑彭俱詣河
陽帝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與蘇
茂等悉其衆出降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冬
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
二年春正月庚辰悉封諸功臣爲列侯梁侯鄧禹廣
平侯吳漢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

過百里彊榦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 起高廟於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於宗廟之右立郊兆於城南

張溥曰光武起跡舂陵子弟僅七千人爾一年誅王莽二年平王郎及鄗南即位赤眉窮除十二年閒羣盜盡滅成功若神國無留禍中興令主稱絕軌矣及考其行事自用用人兩有得焉昆陽之役邑尋兵號百萬諸將震怖帝決策城守收兵外擊殪敵百里此自用之得也王郎兵

起帝欲還長安邳彤止之遂以信都和戎之師盪平河北更始趣帝罷兵耿弇請毋應命於是苗曾韋順蔡充以次就斬而關中可圖此則用人之得也兩者得而王業成是以鄧禹澠池之敗旋見奮翼彭寵漁陽之叛遽卽刑誅惟其處勢全也然赤眉一亂天人參會于尤得而縱論之帝初起義南陽下江附伯升新市平林附更始隙端見矣淯水稱帝劉稷不服更始殺之遂及伯升帝新立大功李軼朱鮪日耽耽焉破虜之命以敵委帝實欲從中制之使更始不死帝

雖奮發埽除必難得志於天下也夫更始與帝有必不可並之勢而殺更始之名又帝所必不忍居楚心出於牧羊之中立爲楚王皆梁籍力也後信宋義而疎項籍籍心怨之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江中高祖伐楚執以爲名是故殺更始之名非獨帝不忍居也卽其勢亦必不可居王郎本邯鄲卜者詐稱成帝子子輿州郡響動廣陽王亦以薊應設帝乘昆陽銅馬之捷輕師入關聲續冤而誅更始大盜紛然假大義相責其何以對惟帝師次河北赤眉兵亂長安更始

遇害盆子再立天下神器曠無所歸帝乃起而
受之鼚鯨鯢而來元德然後名號大正而人心
畢服凡赤眉之亂縱兵三輔適爲王者驅除爾
西都既平齊梁底定隴蜀二子可置度外又何
難次第綏殄哉此雒陽根本之論宋陳亮深致
意焉謂遠過於唐肅宗之急關中也若高光升
降儒者交訟馬援葢先言之矣援稱帝才明勇
略於隗囂問何如高祖援曰高祖無可無不
可今上好吏事動遵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曰如
卿言反復勝之當日已論定後人何辯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光武平赤眉

王莽始建國二年春二月下詔曰周禮有賖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筦焉今開賖貸張五均設諸筦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

天鳳四年秋八月莽置羲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郡有數人皆用富賈爲之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

縣逼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是歲莽復下詔申明六筦每一筦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免常官法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

五年春琅邪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太山羣

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閒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逄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青徐閒

地皇三年夏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討衆賊初樊崇等衆旣寖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其中最尊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及聞太師更始將討之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鋭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

淮陽王更始元年冬十月更始遣使降赤眉樊崇等聞漢室復興卽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更始皆封爲列侯崇等旣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者乃復亡歸其營

二年冬赤眉樊崇等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逄安爲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爲一部赤眉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於是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兩道俱入更始使王匡成丹與抗威將軍劉均等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　蕭王度赤眉必破

長安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

漢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赤眉二部俱會弘農更始遣討難將軍蘇茂拒之茂軍大敗赤眉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三月更始遣丞相松與赤眉戰於蓩鄉松等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赤眉遂轉北至湖　六月張卬王匡叛更始入長安　赤眉進至華陰軍中有齊巫常鼓舞祠城陽景王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方望弟陽說樊崇等曰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

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
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爲然而巫言益
甚前至鄭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若此當
求劉氏共尊立之先是赤眉過式掠故式侯萌之子
恭茂盆子三人自隨恭少習尚書隨樊崇等降更始
於洛陽復封式侯爲侍中在長安茂與盆子留軍中
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牧牛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
景王後得七十餘人唯茂盆子及前西安侯孝最爲
近屬崇等曰聞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爲
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於鄭北設壇場祠

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卽齧折棄之以徐宣爲丞相樊崇爲御史大夫逄安爲左大司馬謝祿爲右大司馬其餘皆列卿將軍盆子雖立猶朝夕拜劉俠卿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也

秋八月赤眉至高陵張卬等降之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從廚城門出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自繫詔獄聞更始敗走乃出見定陶王祉祉爲之除械

相與從更始於渭濱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卽將更始至高陵本將兵宿衛其實圍之更始將相皆降赤眉獨丞相曹竟不降手劍格死　冬十月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爲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更始隨祿肉袒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爲畏威侯劉恭復爲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　劉盆子

居長樂宮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
又數暴掠吏民由是皆復固守百姓不知所歸聞鄧
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諸降
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拄節以勞來
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
震關西諸將豪桀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
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
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
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
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

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所到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　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盜出之張卬等深以爲慮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尸帝詔鄧禹葬之於霸陵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民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積弩將軍馮愔車騎將軍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

度愔防不能久和埶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黄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　臘日赤眉設樂大會酒未行羣臣更相辯鬬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衞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劉盆子惶恐日夜啼泣從官皆憐之

二年春正月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及正旦大會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爲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殽亂日甚誠不定以相成

恐死而無益願得退爲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
樊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
侯事邪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
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
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
責者無所離死因涕泣噓唏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
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
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
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
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

如故　長安城中糧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市里恣行殺掠長安城中無復人行乃引兵而西眾號百萬自南山轉掠城邑遂入安定北地鄧禹引兵南至長安軍昆明池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陽因巡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　九月赤眉引兵欲西上隴隗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閒赤眉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賊遂汙辱呂后尸鄧禹遣兵擊之於郁夷反爲所敗禹乃出之雲陽赤眉復入長安延

岑屯杜陵赤眉將逄安擊之鄧禹以安精兵在外引兵襲長安會謝祿救至禹兵敗走延岑擊逄安大破之死者十餘萬人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漢中王嘉嘉與戰於谷口大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陽就穀嘉妻兄新野來歙帝之姑子也帝令鄧禹招嘉嘉因歙詣禹降　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眾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

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

臣光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

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以飽待飢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

無得復妄進兵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
蔽野遺民往往聚爲營保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
所得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帝遣破
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
以要其還路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
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
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卒五千餘人
三年春正月甲子以馮異爲征西大將軍鄧禹慙於
受任無功數以飢卒徼赤眉戰輒不利乃率車騎將
軍鄧弘等自河北度至湖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異

與賊相拒數十日雖虜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
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
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
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
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
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
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以二十四騎脫
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收
其散卒復堅壁自守　閏月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
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

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埶弱遂悉眾攻異
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
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降男女
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
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
赤眉餘眾東向宜陽甲辰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
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
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
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
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赤眉眾

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廚皆賜食明日大陳兵馬臨雒
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
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彊
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
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
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
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戊申還自宜陽
帝令樊崇等各與妻子居雒陽賜之田宅其後樊崇
逄安反誅楊音徐宣卒於鄉里帝憐盆子以爲趙王
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劉

恭爲更始報仇殺謝祿自繫獄帝赦不誅

張溥曰更始將軍劉玄殺於赤眉猶楚懷王孫心殺於項羽然楚心雖在民間爲人牧羊一立爲王即自尊高右沛公而忌項羽寵任宋義以强見殺更始則懦弱無能淯水即位羞媿流汗其末已見王莽旣死燕居長樂委政趙萌飲酒縱放較之陳涉器小量猶不若何敢望楚義帝乎赤眉樊崇等初起兵時特以困窮爲寇無志於徇地攻城及伯升舉義衆兵始合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欲立伯升新市平林將

帥憚之乃立更始羣盜屯聚智慮淺短貪更始易制推以爲名鬬爭劫略未嘗有君伯升之死自去其輔立未二年赤眉反攻長安諸將內亂更始出犇赤眉更奉劉盆子稱帝光武使馮異破於崤底遂平之論者以項羽殺楚心幾有天下赤眉殺更始窮蹙立敗勢何懸殊夫項氏世爲楚將楚心又項梁所立羽不相下必至於殺且羽才勇過漢高心之存亡不足關其輕重是故羽之失天下在於不殺漢高不在於殺楚心赤眉賊也衆雖盛未能當一諸侯其稱號惟三

老從事卒吏臣人初降更始繼立盆子向背莫
必蓋羽之勢可以自帝而赤眉之勢必爲人役
自帝者貴獨斷役於人者貴擇主新亡漢興共
主在劉諸劉驅馳擇而事之非光武莫託也赤
眉始失之於更始背而殺之欲藉盆子以應符
命擇主彌下矣更始在其空名猶可敵光武更
始死則并其名而亡之大盜紛紛未聞有無主
而存者也鄧禹數戰不利馮異棄軍敗走後雖
戰勝不免回谿垂翅之歎然光武用兵其大敵
莫若王莽王郎昆陽成功邯鄲底定即有勍鋭

可折箠而使兒盆子哉更始剗席盆子齧符一羞爲帝一畏爲帝帝之名誠足以殺身也安定公嬰爲莽所廢方望度更始必敗與弓林等謀立嬰爲更始斬死嬰何無人君之福哉設嬰立光武又多一敵非天心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宋 建安 袁 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 溥 論 正

光武平漁陽

淮陽王更始元年宛人彭寵吳漢亡命在漁陽鄉人韓鴻爲更始使徇北州承制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以漢爲安樂令

二年邯鄲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上谷太守耿況約寵俱歸大司馬秀事見光武中興

漢光武建武二年　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

助軍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及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爲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歎曰如此我當爲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鐵官寵轉以貿穀積珍寶益富彊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稟贍其妻子寵以爲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寵亦很彊嫌怨轉積浮數譖構之密奏寵

多聚兵穀意計難量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至是有詔徵寵寵上訴願與浮俱徵帝不許寵益以自疑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徵曰天下未定四方各自爲雄漁陽大郡兵馬最精何故爲人所奏而棄此去乎寵又與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又以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況況不受斬其使　八月帝遣游擊將軍鄧隆助朱浮討彭寵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

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埶豈可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彭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遠遂不能救

三年三月涿郡太守張豐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附今度此反虜埶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走薊城遂降於彭寵寵自稱燕王攻拔右北平上谷數縣賂遺匈奴借兵爲助又南結張步

及富平獲索諸賊皆與交通

四年五月上將親征彭寵伏湛諫曰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横未及從化漁陽邊外荒耗豈足先圖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誠臣之所惑也上乃還　帝遣建義大將軍朱祜建威大將軍耿弇征虜將軍祭遵驍騎將軍劉喜討張豐於涿郡祭遵先至急攻豐禽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上詔耿弇進擊彭寵弇以父

況與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不敢獨進求詣雒陽詔報曰將軍舉宗爲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況聞之更遣弁弟國入侍時祭遵屯良鄉劉喜屯陽鄉彭寵引匈奴兵欲擊之耿況使其子舒襲破匈奴兵斬兩王寵乃退走

五年二月彭寵妻數爲惡夢又多見怪變卜筮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僞稱寵命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

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捽其頭擊其頰寵急呼曰趣爲
諸將軍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
寵謂守奴曰若小兒吾素所愛也今爲子密所迫劫
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以與若小奴
意欲解之視戸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
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縑囊昏
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
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斬寵及妻頭
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明旦閤門不開官
屬踰牆而入見寵尸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

午爲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夷其家族帝封子密爲不義侯

權德輿議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於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爲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爲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

張溥曰龐萌初事更始既歸光武帝信愛之稱其可以託孤寄命後與蓋延共擊董憲忽背帝而爲亂彭寵從帝討王郎轉糧食前後不絕自

負其功朱浮疑有變帝大笑不應寵遂反光武
善聽任於二者獨詘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哉然
寵萌與葢延無郄止以詔書獨下延不及萌遂
疑延譖己忍於反戈逆縣己作延固無罪吳漢
王梁寵之所遣並爲三公寵獨無加朱浮又數
譖搆之積怨相攻寵誠不勝匹夫之忿抑激成
者浮也寵初怨浮反計未決其妻勸之竟不難
以一漁陽觧天子其敗也蒼頭三人乘臥執縛
斷頭橫尸大王郎死於李立劉永死於慶吾劉
紆死於高扈李憲死於帛意大盜喪亡追迫窘

急制其死命者多出於犇走廝養若何知義要以爲利醯醢尊親如封牛豕安在其平日臣妾爲也彭寵賂匈奴結張步獲索攻拔薊城自號燕王所志窮滿禍生蒼寐子密爲殃其帶大州稱南面未嘗喪師折將墮城潰圍而家人臧獲忽取諸鼾睡之中囊首入漢漁陽已定師武如林不煩一卒嗟乎彭寵之妻夢羸袒張敬兒之妻夢體熱婦人妖夢害見厥家寵妻勸亂而卒同死尤足戒也龐萌之叛帝親出討寵方反時浮望天子親征帝不許反成功於子密事出不

意爵及叛夫豈帝獨不聞高祖之斬丁公乎彭寵忽然而死子密等忽然而侯朱浮激寵使叛復棄城逃免不加之罪而反官之亂人雖隕賞罰幾混君子曰光武漁陽之役非天討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光武平齊

淮陽王更始元年冬十月故梁王立之子永詣洛陽更始封爲梁王都睢陽

二年冬梁王永據國起兵招諸郡豪傑沛人周建等並署爲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爲橫行將軍東海賊帥董憲爲翼漢大將軍琅邪賊帥張步爲輔

漢大將軍督青徐二州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

漢光武建武元年十一月梁王永稱帝於睢陽　初

更始以王閎爲琅邪太守張步據郡拒之閎諭降得

贛榆等六縣收兵與步戰不勝步既受劉永官號治

兵於劇遣將徇泰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郡

皆下之閎力不敵乃詣步相見步大陳兵而見之怒

曰步有何罪君前見攻之甚閎按劍曰太守奉朝命

而文公引兵相距閎攻賊耳何謂甚邪步起跪謝與

之宴飲待爲上賓令閎關掌郡事

二年夏四月虎牙大將軍蓋延督騎馬都尉馬武等

四將軍擊劉永破之遂圍永於睢陽故更始將蘇茂反殺淮陽太守潘蹇據廣樂而臣於永永以茂爲大司馬淮陽王　秋八月葢延圍睢陽數月克之劉永走至虞虞人反殺其母妻永與麾下數十人犇譙蘇茂佼彊周建合軍三萬餘人救永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彊建走保湖陵茂犇還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帝使太中大夫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青徐羣盜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張步遣其掾孫昱隨隆詣闕上書獻鰒魚隆湛之子也　冬十一月帝以伏隆爲光祿大夫復使於張步拜步東萊太守

幷與新除青州牧守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三年二月劉永立董憲爲海西王永聞伏隆至劇亦遣使立張步爲齊王步貪王爵猶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爲十萬戸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閒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不顧又吏民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

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張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焉　夏四月吳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得十餘萬人救之漢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厀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漢漢奮擊大破之茂走還湖陵睢陽人反城迎劉永蓋延率諸將圍之吳漢留杜茂陳俊守廣樂自將兵助延圍睢陽　秋七月蓋延圍睢

陽百日劉永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鬱延追擊之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蘇茂周建犇垂惠共立永子紆爲梁王佼彊犇保西防

四年秋七月丁亥上幸譙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劉紆周建於垂惠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憲聞之自郯圍之蓋延及平狄將軍山陽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擣郯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郯帝讓之曰閒欲先赴郯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犇走

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五年二月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爲茂建所敗犇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

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犇下邳與董憲合劉紆犇佼彊上詔耿弇進討張步　三月將軍龐萌爲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

譖己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爲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龐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創龐萌義而捨之太守已絕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　六月董憲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龐萌圍桃城時帝幸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兵晨夜馳赴至亢父或言百官疲倦可且止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旦

日諸將請進龐萌等亦勒兵挑戰帝令諸將不得出休士養鋭以挫其鋒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驚曰數百里晨夜行以為至當戰而堅坐任城致人城下眞不可往也乃悉兵攻桃城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萌等攻二十餘日衆疲困不能下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霸等皆至帝乃率衆軍進救桃城親自搏戰大破之龐萌蘇茂佼彊夜走從董憲秋七月丁丑帝幸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憲招誘五校餘賊與之拒守建陽帝至蕃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

退敕各堅壁以待其倣頃之五校果引去帝乃親臨
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佼彊將其衆降蘇茂犇張步
憲及龎萌走保郯八月己酉帝幸郯留吳漢攻之車
駕轉徇彭城下邳吳漢拔郯董憲龎萌走保朐劉紆
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之以降吳漢進圍朐　冬
十月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
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度
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
令其衆得犇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
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

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爲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兇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兵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閒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

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月會攻西
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會
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攻臨菑西安必
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
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
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菑卽西安
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
攻西安不能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
引軍還犇臨菑幷兵合埶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
無轉輸旬月之閒不戰而困矣遂攻臨菑半日拔之

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將攻弇弇上書曰臣據臨菑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閒步首可獲於是弇先出菑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

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
下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
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
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
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
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
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
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
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
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

追至鉅味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步犇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

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旣呼
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遣使告步茂能
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
弇傳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
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眾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
皆罷遣歸鄉里張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
封步爲安丘侯與妻子居雒陽於是瑯邪未平上徙
陳俊爲瑯邪太守始入境盜賊皆散耿弇復引兵至
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弇爲將凡
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

六年吳漢等拔朐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諸將還京師

張溥曰更始之世劉永擅睢陽公孫述帝巴蜀李憲據淮南秦豐王黎丘盧芳王安定張步起琅邪董憲有東海延岑反漢中田戎陷夷陵而河北羣盜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槍之屬所在爲寇掠天下誠多故矣光武旣削羣盜平西都劉永宗室重戚能率先歸命帝必厚遇之豈與劉盆子等哉乃考之鑑目建武三年二月劉永立董憲爲海西王張步爲齊王步執伏隆

殺之四月吳漢破永將蘇茂於廣樂睢陽人反
城迎永蓋延圍之秋七月慶吾斬劉永以降諸
將立其子紆復稱梁王四年秋七月遣馬武王
霸圍劉紆於垂惠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憲攻
拔之五年春蘇茂救垂惠馬武王霸擊破之劉
紆犇佼彊帝遣耿弇討張步龐萌蓋延擊董憲
萌反帝自將討之夏六月董憲劉紆使蘇茂佼
彊救龐萌帝擊破之秋七月彊以眾降茂犇張
步憲萌犇朐梁人斬紆以降冬十月耿弇拔祝
阿濟南臨菑與張步戰大破之帝勞弇軍步斬

蘇茂以降齊地悉平歷觀三年閒丞死紆繼抗衡比肩耿弇祝阿之功不異韓信歷下之戰葢亦數舉而後得志也夫王昌詐稱子輿盧芳謬言文伯其人能亂而非劉氏劉玄飲讌後庭盆子從遨牧兒其人劉氏而不能爲亂若丞者梁王立之子孝王八世孫周建等爲之將帥佼彊董憲張步等爲之服屬分親於王盧才過於二劉専據東方爭鋒南岳未知孰勝大師一出父子斬首齊梁擾攘咸怖英靈眞人受命於斯爲烈樊崇擁衆百萬而立盆子張步據郡十二而

奉劉紆彼亦名爲尊劉氏而不知事光武其始
託身非人其後服而更叛負盜賊之資者固未
可責以君臣之義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